

*The
Invisible
Committee*

L'insurrection
qui vient
L'insurrection

革命將至

資本主義崩壞宣言

推翻手冊

隱形委員會

作者 隱形委員會
譯者 隱形委員會：台灣分部
執行、企畫、行銷發行 隱形委員會：台灣分部
封面設計 王志弘
內文版型設計 黃瑪琍
排版 宸遠彩藝
印刷 崎威彩藝

定價 290元
ISBN 978-986-87112-2-8
出版日期 2011年7月初版一刷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者 行人文化實驗室
發行人 廖美立
總編輯 周易正
地址 10049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0號10樓
電話 886-2-2395-8665
傳真 886-2-2395-8579
郵政劃撥 50137426
網址 <http://flaneur.tw>

總經銷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 886-2-8990-2588



革命將至：
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& 推翻手冊

Copyright © La Fabrique- Éditions, 2007
Copyright licensed by La Fabrique- Éditions
Arranged with Dakai Agency.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by Flaneur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"The Coming of *The Coming of Insurrection*": Notes on a Politics of Neocommunism' is licensed by Andy Merrifield, arranged through Pion Limited, www.envplan.com.

〈將至的《革命將至》：新共產主義政治評註〉由Andy Merrifield授權同意行人文化實驗室翻譯使用，並感謝Pion Limited之協助。- www.envplan.com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革命將至：資本主義崩壞宣言 & 推翻手冊／隱形委員會 著；
隱形委員會：台灣分部 譯。—初版。—臺北市：行人：2011.07
200面；14.8 x 21公分
譯自：L'insurrection qui vient
ISBN 978-986-87112-2-8（平裝）

1. 資本主義

541.96

100010818

革命將至

資本主義崩壞宣言
& 推翻手冊

隱形委員會

L'insurrection
qui vient

comité
invisible

我們已陷入絕境，未來不再有未來。在各地發生的暴動，無關種族、階級或城鄉，而是對現實的全面反對。所有用「社會」來思考、定義的社會問題都註定無法解決。國家只能動用警察，人民只能更為激烈。

第一部 我們所身陷的世界

第一圈 I AM WHAT I AM

I AM WHAT I AM是有史以來最好的統治口號。我越想做我自己，越感覺空虛。我越想談我自己，越無話可說。我越追求自我，越疲累不堪。於是我像殘障，用部落格、財產、名聲、八卦作為我的義肢，永遠處與半毀損與半衰弱的狀態。

第二圈 異鄉人

我們都是流亡者。「社會」已經是詐騙才會用的辭彙：學校只是為了教育國家的主體，家庭是讓人退化的幻影，親密關係還不如色情工業。如今，「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」的正確意義是：學會如何在街頭開戰、如何占領空屋、如何瘋狂相愛、如何搶劫商店。

第三圈 工作是唯一的秩序

今天，工作與其說是為了生產以滿足需求，還不如說是為了生產生產者和消費者。工作本身並不恐怖，恐怖的是它有效地在幾個世紀之內消滅了工作之外的一切，工作的秩序就是唯一的世界秩序。於是我們參與自我剝削，讓自己「好用」，連打炮都在強調生產力。

第四圈 不斷延伸的都會邊緣

不是鄉村，也不是城市，我們擁有的是大都會。混雜著輕快的曲調、伸縮警棍和棉花糖，權力的監控完美地融入了商品的景觀。貧民區是唯一還有活力、讓人還能活下去的地方，失業群眾讓這些廢棄的空屋再度活過來，用郊區的黑話和火焰，綻放出比拉丁區更耀眼光芒。

第五圈 經濟改革方案的碎裂聲

我們終於懂得這個道理：經濟並沒有陷入危機，經濟本身就是危機；就業機會並沒有萎縮，而是工作量太大；令人喘不過氣的，不是經濟危機，而是經濟成長。我們都是經濟的產物，一代又一代地被馴服、被改造成自動生產又樂於消費的主體。經濟是一種政治。

第六圈 環境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經濟的王道

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是建立在管理上。他們說：如果我們還想挽救美好的文明生活。唯有減少消費，才能繼續消費。這就是當今世界的邏輯，滿口保證要和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，其實只是延續了過去的歷史。

第七圈 我們揹著的這具屍體

我們面對的不是社會危機，而是文明滅亡；我們身上揹著一具屍體，但無法就這樣擺脫它。文明是否已死，那是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問題，我們必須要做的是決定。決定是種政治行動。讓我們決定文明已死，連同它的死法也包括在內；只有決定，才能將我們背上的屍體卸下。

上路吧！

六十年來的生活，已經將我們麻痺，削弱我們對現實的決斷力。不需期待、憤怒，我們處於文明崩塌當中，現在必須拿定主意了。

聚首

在我們身邊發生、經歷的才是真理，而對真理的堅持終能讓我們找到朋友。當人們聚首、相處融洽並決定一起結伴而行，這個過程就是公社。當某些人擺脫個人束縛，開始一切只靠他們自己、開始衡量他們在現實中的實力時，公社就慢慢成形。

組織起來

公社，會改變工作與生活的關係，會盡可能為每個人釋放最多的自由時間。不是不需要工作，而是不需要為生活而工作。自由時間讓我們去學習，一切關於社會生活的直覺。然後以生活實踐開始建立國家看不到的地域，並且建立起統治者看不到的身分。

揭竿而起

不存在和平的起義。武力是必要的。真正的示威抗爭必須是「野蠻的」，無需向警察局報備，能夠選擇戰場，讓我們能夠繞過禁區並避免直接衝突。我們還能決定路線，牽著警察（包含工團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）的鼻子走，而不是被他們牽著鼻子走。

151 後記 火焰燃燒的街頭……

廣播電台不斷地向反抗者報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狀況，一枚火箭破開了克萊沃監獄的圍牆。已經無法確切地說「事件」開始之後，究竟過去了幾個月還是幾年。首相呼籲冷靜，看來卻無比孤單。

153 再版後記 定調

這場戰爭也是語言的戰爭。如果人們花了如此大的力氣，以恐怖主義的理由，將幾個年輕共產主義農夫關起來，只因為認定他們參與《革命將至》的編輯與撰寫，這不是為了「思想罪」的罪名，而是因為他們正代表一種行動與思想都體現在生存裡的作風，或更確切地說，他們將字詞、行為與生活堅固地連結。

169

附錄 將至的《革命將至》：新共產主義政治評註——安迪·瑪利菲爾德 撰

馬克思理論家安迪·瑪利菲爾德為這本重要書籍作了詳盡的註解：「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某個地方扎根，試圖主張它自己，從悲傷的大地中破土而出，向上伸展，脫離肥料的餘燼，從舊世界的分崩離析中冒出頭來，綻放、重生。這就是未來社群的理論，一份革命宣言，一個預告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記錄。」



Introduction

我們已陷入絕境，未來不再有未來。

在各地發生的暴動，

無關種族、階級或城鄉，

而是對現實的全面「反對」。

所有用「社會」來思考、定義的社會問題都註定無法解決。

國家只能動用警察，人民只能更為激烈。

導論

無論從哪個角度……

Sous quelque angle...

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現狀已陷入絕境。這還不是最糟糕的。在那些滿懷希望的人們面前，現狀抽空了希望的支撐。那些滿口聲稱掌握了解決辦法的人，一下子就被證明滿口胡言。大家早已心知肚明，狀況只會越來越糟。「未來不再有未來」是這個時代的至理名言，在全然正常的表面下，它達到了當年龐克精神¹的高度。

代議政治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階層。從左派到右派，無論看似能幹的老手或貞潔的處女，同樣出自廉價的偽裝，他們站在同樣的商品陳列架上、彼此交換著從情報中心得來的最新消息。那些依舊去投票的人，似乎只是為了用反對票把投票箱塞爆而已。人們不免懷疑，正是為了反對投票本身，大家才繼續投票。任何既有的辦法都無法解決這種情況。人民即使處在一片沉默當中，比起搶著要統治人民的那群小丑來說，也顯得無比地成熟。巴黎美麗城²區的隨便一位老北非移民說出來的話，也比那些所謂的官僚發言來得更智慧。社會壓力鍋的鍋蓋被牢牢地蓋上了，然而鍋內的壓力正在不斷升高。人民對阿根廷政黨的那一聲吶喊「全部都該下台！」³，現在變成幽靈，揮之不去地糾纏著政客的腦袋。

1 編註：龐克文化具有顛覆性的無政府主義精神。

2 編註：美麗城(Belleuil)為巴黎聚集多種族移民的貧民區。

3 編註：二〇〇一年底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，總統因民眾抗議被迫下台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的縱火事件⁴，在所有人的心裡投下一道不斷延伸的陰影。這幾把揭開節慶序幕的火焰，是對於過去這信口開河的十年進行的一次清洗。媒體編造了一則「郊區對抗共和國」⁵的童話故事，儘管很動聽，卻並不真實。被縱火的建築一直擴散到市中心，只是消息被有效地封鎖了。在連鎖效應下，巴塞隆納也被燒掉了幾條街，然而除了當地居民外，沒有人知道這件事。甚至在那之後，法國也沒有停止發生火災。我們可以在嫌犯裡找到形形色色的面孔，他們的共通點不在於階級、種族或區域，而是對現實社會的恨。整件事的新奇之處並非「郊區暴動」——這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已經不是新聞了⁶——而是它和以往的暴動形態之間產生了決裂：暴動者不再聽從任何人，無論是長輩還是有能力讓一切回歸正常的地方組織。任何反種族歧視團體都無法在這起事件裡發揮作用，只因為媒體的不耐煩、造假和選擇性的不報導，才假裝這件事有個了結。這一連串的夜間突襲、匿名攻擊、直接的破壞行動中，最可貴的地方就在於它將政治和政治性之間的裂口拉開到最大限度。任何人都無法輕易否定這場攻擊的嚴重性，它除了恐嚇之外，沒有任何訴求、任何主張；它完全衝著政治而來。除非是瞎了

4

編註：二〇〇五年兩名巴黎青少年因故觸電而亡，消息傳出後引發十一月一連串縱火事件。

5

編註：係指法國政府。

6

譯註：法國自一九七〇年代起便不斷有和警方產生衝突的事件，以一九八〇年在維勒班（Villeurbanne）發生的暴動規模最大。

眼，才看不到在這種對政治的全盤拒絕裡面，有著一切最政治性的東西，也才會無視於三十年來的青年獨立運動。人們像失落的孩童一樣，把裝飾社會的擺設燒個精光，而且這個社會心裡清楚得很，它與巴黎公社末期的巴黎古蹟已經沒有什麼兩樣。⁷

沒有任何社會方案足以對付當前的情況。首先，這個由階層、機構和泡沫般的個人組成的空泛集合體，這個我們用反話稱之為「社會」的東西，是非常脆弱的；其次，我們失去了傳達共同經驗的語言。一旦我們沒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語言，我們就沒有可以彼此分享的財富。啟蒙運動的抗爭歷經了半個世紀，法國大革命才可能發生，勞工運動接著抗爭了一個世紀，才孕育出強勢的「福利國家」。抗爭創造出新秩序所需要的語言。今天，一切都不同了。歐洲成為一塊沒錢的大陸，它偷偷地在利多連鎖超市⁸裡買東西，為了還能繼續出國旅遊而參加廉價旅遊團。以社會語言所提出的任何「問題」都沒有解決辦法。「退休」問題、「經濟不穩定」問題、「青少年」問題和他們的「暴力」問題，所有的問題都懸而未決，人們只曉得動用警力防止社會問題演變成抗爭行動，以免這些行動最終釀成不可收拾的問題。草率處理

7 編註：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，巴黎公社下令放火燒毀巴黎。隨後政府軍展開報復，屠殺約數十萬人。

8 編註：為德國平價連鎖超級市場。

獨居老人的方式令人不敢恭維，然而老人自己卻沒有發言權。有些人發現，比起維持表面的和諧，採取犯罪的手段不會比較可恥，並且更為有效，於是他們再也不肯繳械投降，更何況監獄也不再為熱愛社會那一套為犯人洗腦了。退休員工是充滿憤怒的一群，他們對於刪減退休金不再逆來順受，看到有一大部分的年輕人拒絕工作則更是氣得要命。最後，當類似暴動的情況一旦發生，任何補助津貼的發放都將無助於推動新的政策、新的條約、新的和平。因為社會的情感早已變得非常稀薄了。

說到解決辦法，不許任何狀況發生的壓力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警察對國土的分區監控，只會越來越嚴重。警方已經出面證實，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他們在塞納—聖德尼省(Seine-Saint-Denis)上空出動了一架負責監控的無人駕駛飛機，這比所有人道主義的煙霧彈都更令我們看清未來。警方還特別強調這架飛機沒有配備武器，這反倒暴露出我們踏上了了什麼樣的不歸路。國土將

以現代社會的語言所提出的任何問題，
都註定無法解決。

被切割成越來越密不透風的區塊。座落在「敏感城區」邊緣的高速公路便是一道隱形的圍牆，恰好把它和高級別墅區分隔開來。不管天真的共和國主義者們怎麼想，「以社群為單位」的城區治理方式是公認最有效的辦法。在這場越來越詭譎、越來越失真、越來越眩目的解構當中，這塊土地上的繁華大都會和主要市中心繼續過著它們的浮華生活。它們用七彩光芒照耀整個星球，與此同時，犯罪防治大隊和私人保全公司的巡邏隊伍——簡而言之就是民兵——在越來越粗暴的法令掩護之下無盡地繁衍。

這條現狀的死胡同到處都遇得到，只是沒有人承認。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心理學家、社會學家、文人被攪和在一塊，他們各有自己的一套專業說詞，也很專業地無法達成任何結論。只要聽聽這個時代的歌曲、小資產階級細訴心情的「新香頰」小品，再聽聽饒舌樂團 *Mafia K1 Fry* 的宣戰歌曲，就知道和平共存已經接近尾聲，決定性的時刻即將來臨。

這本書由一個想像的群體共同署名。它的編輯群並非作者群。這群人只是想把這個時代的陳腔濫調、那些圍著酒吧桌子或在臥房門內的竊竊私語整理一番。他們所做的，只是要凝視絕對的真相；普遍的壓抑情緒，充斥在

9
譯註：創立於一九九五年的饒舌樂團，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。

精神病院和絕望的眼神裡。他們把自己當作抄寫現況的工人。危急時刻所享有的特權，就是公理正義會合乎邏輯地趁機將一切推向革命。我們只需要說出眼前所看到的，而不是去逃避任何結果。